



甘肃民族出版社

# 回诤论

讲记

刚晓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回诤论》讲记. / 刚晓著. — 兰州 :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421-3521-6

I. ①回… II. ①刚… III. ①因明(印度逻辑)—研究  
IV. ①B81-09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8063号

书 名：《回诤论》讲记

作 者：刚晓著

出 版 人：王永生

责任编辑：张文海

封面设计：迪 茗

出 版：甘肃民族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发 行：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印 刷：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14.75 插页：2

字 数：259千

版 次：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 000

书 号：ISBN 978-7-5421-3521-6

定 价：38.00 元

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或无文字现象，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

邮编：730030 地址：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网址：<http://www.gsminzu.com>

投稿邮箱：[448925720@qq.com](mailto:448925720@qq.com)

发行部：屈滟 联系电话：0931-8773312 8773264(传真) E-mail:[993177333@qq.com](mailto:993177333@qq.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目 录 ——

MU LU

回诤论阅读记 /01

中论颂简读 /71

# 回 诤 论 阅 读 记



## 回诤论阅读记

## 先 语

《回诤论》是龙树菩萨写的，通常来说，大家都说龙树菩萨说的是中观，但其实“中观”这个名字，是清辩论师第一个叫起来的，这是很晚的事儿了，清辩论师是公元6世纪的人嘛。在龙树菩萨这儿，佛法根本是一个整体，他讲的是整体佛法的核心。所谓的弥勒系“瑜伽行派”也是整体佛教……这样说吧，咱们把佛教比成一条河流，它在传播过程中可不就像一条河流嘛！在不同的阶段，展现出的是不同的样貌，在公元前后就是龙树思想为这条河流的特征，在公元4世纪时候弥勒、无著思想是这条河流的特征。到了公元6世纪清辩论师这儿，他把一条河给分成两股了，也就是说，他是河流中的一个小岛、沙洲。他这样做，说实在的，我觉得不好，就像长江，先是叫沱沱河吧？接下来一段儿叫通天河，再一段叫金沙江，下头叫荆江、皖江、扬子江等等，各段叫法不同。大的河流基本上不分股，都是各支流往里头汇，是这样的。分股这个事儿呢，可能得重新考察。所以，清辩论师这样做，我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可清辩论师这个做法，也是一个历史史实，我们没有办法否认这历史的陈迹，因为他，使得出现了所谓的二大轨，然后，又出现了应成、自续的分股等等，这个可能都是误解。比如像汉地大乘有八宗，习惯上就是这么说的，但其实智者大师是拿整个佛教来判摄的。也就是说，天台宗其实就是一个佛教，其他的，华严宗也是整个佛教，唯识宗也是整个佛教……咱们现在给理解成天台宗加华严宗加唯识宗加三论宗加禅宗加净土宗加禅宗加密宗，或者再加上小乘的两宗，说这才等于整个佛教。应该来说，这

根本是错解佛教。<sup>①</sup>

还有一个《会宗论》的问题，据说玄奘法师有一个《会宗论》，谁也没有见过，说是玄奘法师在会通中观、唯识。我觉得真要会通的话，恰恰说明了玄奘法师当时还没有尝得佛法真味，根本就是一条河流，会个啥呀？只有把它当成了二才需要会通的，只是一的话，用得着会通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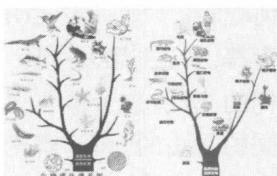
中国有个家法传统，就是师父传一套学问给弟子，弟子再往下传，代代相传。我的东西，只在我的师承里才有，别家是没有的——注意：这是大框架，至于具体的细节，每代弟子可能会有个别发现——别家有人家的东西，但是我不要，不同的家法各有东西，各有好处，要是融汇，反而就没有价值了<sup>②</sup>。说实在的，大框架是没法混搭的，除非把两个框架彻底打碎重新组织一个框架体系，这已经是另外一回事儿了。融汇是重新组织不彻底，还能看出各自体系的基因。

这个《回诤论》咱们因明历史中也老要提到。咱们通常是说，南北朝时传过来了《方便心论》、《回诤论》等因明著作，说只不过是没有流传开来而已。既然非要说它是因明先驱<sup>③</sup>，说这些因明典籍在玄奘法师传《因明入正理论》、《因明正理门论》过来之前就先来了，说这是“因明”的先声，那就一起来读一下。说实在的，因明是啥？是一种思想、是一个成佛的法门<sup>④</sup>！在龙树这儿，则只是一个说法的方法而已，这根本是有本质的不同。《回诤论》的思想，是一切皆空，这是龙树思想的特征样貌，不可能变的，不过在论证一

---

①这里我想到了生物进化树，其实每一枝儿都是最高，咱们自己是人，所以说哺乳动物最高、最完善、最复杂，这根本是我们的一个误解，或者说是人类的“傲慢”而已。

②王路：古人眼中的学问和“尽性”。[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55d6840102wb7f.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55d6840102wb7f.html)



③其实说《回诤论》等是因明先驱的，并不是现代人，在唐朝法藏大师《十二门论宗致义记》里头就有说：“……谓如龙树所造《方便心论》及《回诤论》，世亲所造《如实论》等，并各略标世间因明三支五分比量道理，校量破计，要显正法……”（见《大正藏》第42册，第0214页中栏。）

④佛教的一切说法都是围绕成佛而来的。佛初转法轮，说四谛教法，在四谛之上展开，一步步出来了八正道、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等等。因明其实可以给统摄到八正道正知见、正思维里头。

切皆空的时候,用的手段和后来因明手法相似度极高。当然了,后来的因明就是站在《回诤论》、《方便心论》等的肩膀上的。

龙树的中观和后来的因明——因明是以陈那论师为代表,它们的讨论法子是不一样的,因明是建立在共许基础之上而进行的,而龙树的中观可没有共许这回事儿,中观只有利用对方而已:对方说了一个啥,龙树就把对方说的当成自己推理的基础,结果推出了毛病来,推理的过程是摆在明面上的,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这个推理过程,双方都说是没有毛病的,连在现场的各位也说是没有毛病的,那么,就只能是你对方开始所说的那个基础有毛病。龙树的这个法子就叫归谬法。在下面正式说《回诤论》的时候,咱们具体看看龙树对这个法子的演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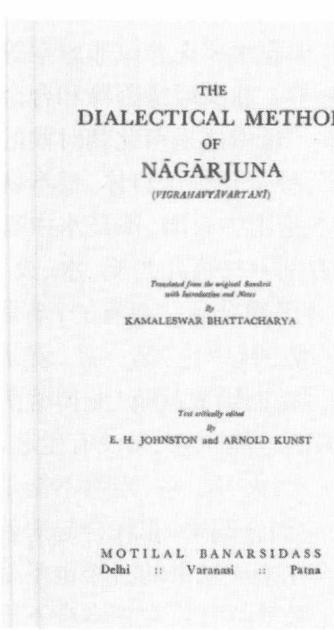
《回诤论》是541年毗目智仙和瞿昙流支合作翻译的,翻译的地方是邺城金华寺。论的前头有《翻译记》,说参与的人还有昙林法师,人家笔授的等。

现在有任杰老居士重新翻译的《回诤论颂》,龙树菩萨的释文他没有给翻译。任杰老居士是从藏文译过来的,在《龙树六论》这本书的103页,民族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的。

这《回诤论》现在有两个梵本,一个是加亚士瓦尔(K.P.Jayaswal)和罗睺罗·商克达亚那(Rāhula Saṅkrtyāyana)合作整理的,还有一个是钟士顿(E.H.Johnston)和亚诺·坤士特(Arnold Kunst)合作整理的。钟士顿和亚诺·坤士特合作整理的这个梵文本还被卡马雷士瓦·巴达恰亚(Kamaleswar Bhattacharya)译成英文,叫The Dialectical Method of Nāgārjuna Vigrahavyāvartanī, 我们称为《龙树的辩证法(回诤论)》。诺,就这个(见左图)。

我这是复印的,你们要是想看,我电脑里有,打出来就是了。

另外,藏文本有两个,一个是智藏译师译的,一个是庆喜论师译的。



咱们图书馆有藏文藏经,拿出来复印一下看看也行。

万金川先生有篇《关于回诤论的一些历史考察以及当代的若干研究》,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实在不好意思。

## 外人的观点

### 1. 关于“一切皆空”

汉本《回诤论》,有七十多个偈颂,还有释文,释文是龙树菩萨自己的,很权威。这个论主要是给外人讨论问题的,主要对手是正理派——后头还出现了小乘,这里一上来先是正理派。正理派很厉害的,我自己先时读这个论,竟然觉得正理派把龙树给逼得开始胡说了,真的有这感觉,很好玩的。

这部论呢,先是偈颂,后头是偈颂释,在偈颂释处实际上偈颂还夹在里头,所以我就直接按偈颂释这儿来读了。

### 若一切无体 言语是一切 言语自无体 何能遮彼体

这是第一颂,它说的是啥呢?

咱们知道,按通常的说法,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就的,要是没有因缘的和合,麻烦啰!那就啥都没有了。这样的话,真叫“一切诸法皆空”。长行中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如芽非是种子中有。非地非水非火非风非虚空等因缘中有。非是一一因缘中有。非诸因缘和合中有。非离因缘因缘和合余处别有。若此等中一切皆无。如是得言芽无自体。”虽然这是南北朝时候的话,但还是很白话的,说它不是种子有的,当然了,种子是种子自体,根本就没有芽的自体,没有芽的自体咋能成就芽呢?不是土中有的,不是水中的,不是火中有的,不是风中有的,不是虚空中有的——这儿是土、水、火、风、空,这各因缘单开,成就不了芽的;它也不是各因缘合到一起有的;要是没有因缘,那便没有了……关于这一个,龙树菩萨的《中论》第一品,就是《观因缘品》,那儿有对于因缘的讨论,当时不是说是四缘成就嘛!龙树菩萨就说了,单独的缘可能成就果吗?啥叫缘?成就果的才能叫缘,如果没有生起,那它是非缘,根本就不能叫缘,既然是单独的土、水、火、风、空,当然不能是缘,不能是缘,就该是非缘,非缘咋成就果呢?让它们合起来,非缘合起来就成缘了?非缘要想成缘,得有另外的缘,另外的缘在未成就果的时候也不是缘,得有另外的缘来使它成缘……这样就无穷无尽了。所以,它根本合不出

果的。

这样一看，我们只能说芽根本就是没体的。以芽为例这么说了，其实咱们面前的所有东西，都是这样的，全都没有自体。因为全都没有自体，所以说是空。

接着说，“若一切法皆悉空者则无言语”，语言咋算呢？……这里我要再说一下，空就是没有！这个不要给我掰扯，大多数人说的是不对的——“空不是说这事物没有，而是指这事物背后没有一个恒常的自性”这说法绝对是错误的，还有什么真空妙有之类的说法，全都是相似佛法，在《大般若经》里头说这是“颠倒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在我这儿没啥可商量的。

这到底在说啥呢？就是说：龙树说一切皆空，那么，你龙树的“一切皆空”空还是不空？要是不空的话，你凭啥例外呢？你不是“一切”里头的一个吗？要是空的话，那你根本就没有消解正理派等的说法的作用了，也就是说，你把你自己的先给弄死了，你还来扯个啥。

下边咱们照长行来说。“若如是无一切自体。彼得言空”，要真的是一切都无自体了，那就得说是空，“若一切法皆悉空者则无言语”，要是真的一切都是空的，那就不需要言语了、用不着言语了。其实还真是的，禅宗不就有“言语道断”、“不可说”等说斯<sup>①</sup>嘛。“语言”也是“一切”里头的啊。“若无言语则不能遮一切诸法”，要是真没有言语的话，咋遮除这些法呢？也就是说：得用语言来解释、描述这诸法是空的，不然的话，我们凡夫还老随着自己的心意，以为法是有的。咱们常是拿“一切皆空”来遮除面前的事物的。要是真没有言语，“一切皆空”这句话咋整？“若汝意谓言语不空而言所说一切法空。是义不然。”要是你说法空但我的“一切法空”这话不空，这说不通啊。“何以故。”为啥说不通呢？“汝言一切诸法皆空则语亦空。”因为你说的“一切皆空”得包含“一切皆空”这句话本身，不然咋是“一切”呢？“一切”是全称！接着的：“以因中无。四大中无。一一中无。和合中无。因缘和合不和合中一切皆无。”就像前头说的种子想成芽，四大想成芽，四大单开想成芽，四大和合想成芽，这些因缘和合了想成芽，不和合了想成芽等各种情况，说其实全扯，根本没门儿。

“如是言语咽喉中无。唇舌齿根断鼻顶等——皆无。和合中无。二处俱无。”例一下子就是了，你说出了“一切皆空”这句话，你这话不也是这样吗？

①说斯：河南方言。

在喉咙这儿没有言语吧！各发音器官这儿也都没有言语吧！各器官和合就有言语了？也没有。不和合当然更没有了。

“唯有因缘因缘和合。若离如是因缘和合。更无别法。”这是咱们经常说的了，只有各因缘在条件恰好的时候才行的，要是没有了因缘和合，也就啥都没有了。

要是这样的话，话不都成白话了吗？都成白话了，语言还能是有吗？“则一切法皆无自体。”一切法都该成空的了……注意：“一切法空”里头的“空”能是空的吗？在正理派这儿来说，它本身绝对不能是空的，它要是空的，那么，它还有啥作用可起呢？只要这不空，实际上就成了法都是有的了——能遮、所遮都有，连能遮、所遮之间的“遮”也有。金碧峰禅师<sup>①</sup>的故事中，金碧峰禅师啥都放下了，只有他的玉钵还没放下，这就是说，其实他没放下的东西多着呢，何止是玉钵，既然那么多东西没放下，也就是说实际上啥都没放下。

“若此言语无自体者。唯有遮名不能遮法。”这一句话很奇妙，用现在的

①元末的宝金和尚，号碧峰，通常都称他金碧峰禅师（《补续高僧传》里头有“金碧峰”），是五台山碧山寺的方丈。朱元璋打仗到宣城的时候，听说当地有位宝金和尚很厉害，就去看看，宝金和尚根本不理朱元璋，朱元璋说：“你见过杀人的将军没有？”宝金和尚说：“你见过不怕死的和尚没有？”朱元璋就改变了态度，两个人谈得挺好。宝金和尚给朱元璋说，将来定都的时候，建康龙盘虎踞，有帝王之气，就定都建康好了。后来朱元璋当了皇帝，宝金和尚也离开宣城到五台山去了。朱皇帝就给宝金和尚赐了个玉钵，宝金和尚很欢喜这个玉钵。宝金和尚禅定功夫很高的。他在禅定的时候，阎王让无常鬼来抓他，说是寿限到了。可是无常鬼找不到宝金和尚，土地爷指点无常鬼说，金碧峰入定了，是找不着他的，他啥都不爱，可就是贪爱他的钵，你一敲他的钵，他就出来了。无常鬼找到玉钵，一敲，宝金和尚马上就出定了，无常鬼这下抓到宝金和尚了。宝金和尚这才知道，我修行这么久，还不能了脱生死，就是贪爱这钵给害的，他就跟无常鬼商量，稍微宽限一小会儿行不行？求得无常鬼同意了，宝金和尚立马自己把这玉钵给砸了，随即又入了禅定，这下跳出了三界，无常鬼再也抓不到他了。宝金和尚留下这样一个偈子给无常鬼：“若欲拿我金碧峰，除非铁链锁虚空，若能锁得虚空住，再来拿我金碧峰。”



话来说就是：只是抽象的逻辑而已，在逻辑上确实是完备的，但事实咋样儿呢？跟这没有多大关系。现在就有人说，数学是高度的抽象，现实中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小孩子们都知道这样一道题：一群羊加一群羊等于一群羊，按道理该是 $1+1=2$ 呀，但事实上一群羊加一群羊只能等于一群羊，根本出不来两群羊。（问题是等号前头的“群羊”与等号后头的“群羊”一样吗？）还有，一张桌子四个角，砍掉一个角，还有几个角？ $4-1=3$ ，可人家是五个角了，当然了，砍法不同，得数是不一样的。抽象出来的，和事实是有很大出入的。你的逻辑再圆满，也必须拿来用实验验证。科学现在不就是这样吗？伟大的牛顿，定律多么的牛，但后来发现有实验不符合牛顿定律了，马上就被新的科学理论所替代。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现在的重要性比牛顿经典力学理论要大。当然了，在高考的时候，牛顿经典力学还是要考的，反而是相对论、量子力学倒不用考。高考是指挥棒，所以看看简单的科学家故事知道有这回事儿就是了。理论只是抽象出来的，必须拿事实来验证——这是啥？这可是不符合佛教的“一切唯心造”说法的，这是有外境观点！数学知识是不会错的，因为数学根本不研究咱们的现实世界，它是一个纯逻辑构成的抽象世界，只要你的定义清晰、明确了使用的公理、推导符合规则，你证明出来的定理就永远不会被推翻，也就是说，出发点正确、用逻辑推导出来的，就是正确的。物理的可靠程度比数学差一点儿，因为相对来说它涉及现实世界了，当然了，现代物理已经比较完备了。工程学知识可靠性就比较差了，因为它涉及的现实因素实在太复杂。医学领域，这个系统极其复杂，逻辑推导几乎不可能，差不多完全依靠实验，而面对这个复杂的系统，任何实验本质都是盲人摸象，医学的可靠程度，跟物理、工程不在一个量级上。最差的是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知识，几乎没啥可靠性。经济学模型，说实在的，可以说几乎到没有用的程度了，心理学的研究，差不多的论文结论都无法重复，社会学、政治学，学者们连起码的共识都没有。说实在的，最不可靠的知识反而是在生活中感觉到张牙舞爪的，数学影响生活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嗨，扯这干啥，还回头说《回诤论》。

接下来长行中有个例子：“譬如无火则不能烧。亦如无刀则不能割。又如无水则不能澜。”没有火的话，烧个啥呀？没有刀，咋割？没有水，咋淹？这个“澜”字，在这儿通“淹”。要是没有语言、语言没有体，是空的，你的“一切法皆空”这句话能起啥作用呢？“如是无语。云何能遮诸法自体。”要是“一切法皆空”这句话是白话的话，那麻烦可就大了，它咋能遮诸法呢？

这第一个颂子就是说：要是真的一切法无体、一切皆空的，你龙树说的“一切皆空”就该是白话，因为它是“一切”里头的一个元素啊！既然“一切皆空”这句话是白话，它能起啥作用呢？

### 若语有自体 前所立宗坏 如是则有过 应更说胜因

这是第二个颂子。说：要是你龙树的“一切法空”这句话不是白话，那么“一切法空”本身就有问题了，因为有“一切法空”这句话这么一个特殊情况、例外。“一切”是全称，但你要“一切法空”这句话跑到“一切”的外头，这咋行呢？……这都是龙树在模拟正理派来说的。

这是一连串儿的：龙树说“一切法空”。正理派说：“你的‘一切法空’这句话空不空？”龙树说“除了我的‘一切法空’这句话之外的一切法空”。正理派说：你的“除了我的‘一切法空’这句话之外的一切法空”这句话空不空？龙树说：除了“除了我的‘一切法空’这句话之外的一切法空”这句话之外的一切法空。正理派说：你的“除了‘除了我的一切法空这句话之外的一切法空’这句话之外的一切法空”空不空？……高兴你就一直说下去吧。

再说了，有这么多的除外在这儿，你这“一切”还有啥意思呢？

当然了，这是我们在扯，龙树根本就没有这么说。

下边儿咱们读一下长行解释。

“若此言语有自体者。汝前所立义宗自坏。是则有过。”要是“一切法空”这句话不是白话，它就成特例了，那么，“一切法空”就不成立了，至少有“一切法空”这句话本身不是空。“若尔便应更说胜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得重新论证你的“一切法空”了。

“若汝意谓语有自体余法空者。如是则违诸法空语。汝宗亦坏。”这就是刚才说的我这话是个特例，它不空。只要有特例，你龙树的“一切法空”就不成立。

又有这样的说法：“言语不离一切法数。若一切法皆悉空者。言语亦空。若言语空则不能遮一切诸法。”语言是事实的外壳，要是事实是空的话，语言也就没啥用了，要是语言空的话，它遮个啥呀？啥意思，就是说，语言只是事物的描述而已，没有事物，也就用不着语言描述，没有语言描述——注意：这里还是在说“一切法空”这句话，语言应该指这个。就是说，要是“一切法空”这句话空的话，就啥也遮除不了。咱们通常说“一切皆空”，是要遮除面前的桌子、书本等等，这话要空的话，就遮除不了桌子、书本、苹果树等等。

的东西了。我记得我说过的，意念一动，就有指涉对象，语言其实是意念的外壳，注意：是外壳的一种表现，有时候不一定是语言。

要是这样的话，“于六种中诤论相应。”《正理经》第五卷第十七节，沈剑英先生翻译的节名就是“第十七节六种立量论法”<sup>①</sup>。最好能够想起来。现在长行中的这一句话的“六种”则是指能取、所取、取，能遮、所遮、遮。

“彼复云何汝不相应。”藏经中都是圈圈，我没有给改，直接拿来印了，要是重新标点一下就好了。这儿应该是问号。为啥“一切法空”，而“一切法空”这句话要不空呢？甲要有毛病，乙也有毛病。就是说，一切法空了，“一切法空”这句话也得空，不然就是不相应。为啥你龙树就这么不相应呢？非要让这句话作为特例呢？其实这些都是正理派的话，龙树根本都还没有说过话——通常说是正理派，但在罗尉慈的硕士论文《龙树〈回诤论〉之译注与研究》中有这样的说斯：“尽管在本颂中质疑龙树的论敌，其身份不一定是正理学派……”<sup>②</sup>他这儿成“不一定了”。咱们还是要说成正理派，这是通常的说法——这些都是正理派在表演。整个《偈初分第一》、《释初分第三》都是正理派等的。

“汝说一切诸法皆空。则语亦空。”一切法皆空，那“一切法皆空”这句话就得也是空的。为啥呢？“言语亦是一切法故。”因为这句话也得被“一切”包括到里头，“一切”是个全称。“言语若空则不能遮。”要真的“一切法皆空”这句话也是空的，就失去了遮除的作用。“彼若遮言一切法空则不相应。”你要是让“一切法皆空”这句话作为特例，这就逻辑不顺了，没法一以贯之。“又若相应言语能遮一切法体。”只要是顺的，那就该“一切法空”确实能够遮除桌子、苹果这样的具体的法以及其他那些抽象出来的规律等法才是，可是，这样一来，“一切法空语则不空语”。就是说，“一切法空”这句话就不是白话了。“若不空遮一切法则不相应。”“一切法空”这句话既然不是白话，那你“一切法空”的“一切法”，根本就不是全称，既然不是全称，你凭啥叫“一切”呢？“若诸法空言语不空语何所遮。”要是“一切法空”这句话其实不空，你不是跟自己顶牛了吗？

①见笔者《正理经解说》的附录，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369页。

②罗尉慈这篇硕士论文没有出版，我是在网络上下载的，这句话在15400605.pdf文件里。这句话里的“本颂”就是指这第二颂。

“又若此语入一切中喻不相当。”“一切法空”这句话，要是让它进到“一切”里头，这是不妥当的。“若彼言语是一切者。”说的是“一切法空”，这句话是“一切”吗？它只是“一切”的一部分而已。同样，桌子是一切吗？它也只是“一切”的一部分……要是“一切法空”这句话是“一切”的话，这样才能说“一切既空言语亦空”。也就是：既然一切法空，而“一切法空”这句话就是“一切”，所以这句话就是空的白话。“若语言空则不能遮。”要是“一切法空”这句话是白话，那就起不到遮的作用了。“若语言空诸法亦空。”要是“一切法空”这句话以及诸法确实都是空，“以空能遮诸法令空”，“空”这够遮除诸法。就是说：我说空，其实就是指诸法空，比如桌子、苹果等，说它们是“空”的。“如是则空亦是因缘。”要是这样说话，这个“空”其实也是因缘成就的。

注意这个：比如我们说“锋利”，单说一个“锋利”是没有意义的，刀子才有锋利的。单单说“空”也是没有意义的，要说诸法空。“如是则空亦是因缘”就是这个意思。“是则不可。”这整法不对啊！

“又若汝畏喻不相当。一切法空能作因缘。如是空语则不能遮一切自体。”“一切法空”这句话呢，它是不应该被“一切”摄到里头的——这里头的这个“畏”，应该是通“谓”的——说，“一切法空”这话呢，是能够作为一缘，使你生起桌子、书本等是空的这样的认识的。要是“一切法空”这话也是空的，那就起不到遮除桌子、树等的作用了。

又有说是了，“一边有过。”这就有点儿像咱们的庸俗辩证法了，说法呢，其实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比如说桌子、树、牛等等，这确实是有的，谁也不能否认，我眼见着它有，手摸着它有等等，但有些呢，只是抽象出来的，比如说规律，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这就是接着的长行说的“法有空亦有不空”，因为有些法确实是空的，但有些其实不是空的，“如是若说一切法空无自体者。义不相应”。所以，你说“一切法空”是不妥当的。

我把正理派的说法捋一捋——要是一切法皆空的话，你龙树的话也包括在“一切”里头，也得是空。因为你的话空，所以起不到遮除一切法的作用。

你龙树要想凭“一切法空”这句话来遮除诸法，必须你这句话不空。因为这句话不空，所以“一切法空”成了白话。

总之，你的话空也好，不空也好，都有漏洞。

## 2. 语言

汝谓如勿声 是义则不然 声有能遮声 无声何能遮

这第三个颂子是说啥呢？说啊，比如讲座，咱们这儿讲座挺多的，在讲座之前呢，这时候主讲人还没有到，还得十分钟左右，大家在教室里等着，这时候嗡嗡嗡地说话声，比较嘈杂，于是班主任就站起来说：别说话！于是教室里就静下来了。长行中的描述是：“如有人言汝莫作声。彼自作声而能遮声。”日常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事儿呀？谁能否认得了呢？长行中说“如是如是一切法空空语能遮”，确实是这样的，语言是能够遮除事实的。

“此我今说此不相应。”大正藏里头的句读确实有问题，日本人读中文，也就这样，你们愿意的话，就自己再点一下。这一句就是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情况。“何以故”，我是说啥呢？或者说，为啥说我说的不是这情况呢？“以此声有能遮彼声。”班主任确实说了“别说话”，这是事实，所以这话能够遮除嘈杂的声音。“汝语非有则不能遮诸法自体。”可是呢，你说“一切法空”完全是两回事儿——你说“一切法空”这话也是空的，它要真的是空的（“空”就是不存在、根本没影儿），它就起不到遮除诸法的作用。“汝所立义。语亦是无诸法亦无。”按你的说法，是说“一切法空”这话本身没影儿，诸法本身也没影儿。

这儿我插一个话题，我们在社会主义学院培训的时候，有《杭州经济形势》一堂课，教授举出了杭州的经济数据、南京的经济数据，还有其他地儿的经济数据；举出了去年的经济数据、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等。有人就提出了，说这经济数据是统计局公布的，统计局是政府的一个机构，我们都知道，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你这数字有多少可靠性，所以，这比较大意义呢？教授就说了，杭州的经济数据不可靠，难道南京和杭州不是同一个体制？它的经济数据就可靠？既然都假、都是有水分的，这就可以比。都假能够比、都真也能够比，只有真的和假的，这就不能在一起比了。

现在这儿就是说，诸法本身没影儿，“诸法皆空”这句话也没影儿，是一样的。当然能够起作用！

“如是若谓如勿声者。此则有过。”“如是”这儿其实应该加个逗号。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能拿“班主任说‘别说话’”这个事儿来类比，这比不了的。咱们通常要有些有、有些无，因为有些有、有些无，所以说对治的时候有